

林紓的「口譯者」之一：魏易

另眼看作家之十七

蔡登山 ◎ 文字工作者



▲魏易及其夫人。（蔡登山/提供）

林紓（琴南）被胡適和鄭振鐸稱為「是介紹西洋近世文學的第一人」，開始了中國「翻譯世界的文學作品的風氣」。「林譯小說」影響後來許許多多的現代作家，包括魯迅及周作人兩兄弟。當時他們在日本留學，只要林紓的譯作一出，他們便從書店買回，看完後還拿到訂書店去改裝成硬紙板書面，青灰洋布書脊的精裝書，以便於收藏。郭沫若也說他少年時最嗜好的讀物便是「林譯小說」。錢鍾書也從小就嗜讀「林譯小說」，他回憶說：「林紓的翻譯所起的『媒』的作用，已經是文學史上公認的事實……我自己就是讀了他的翻譯而增加學習外國語文的興趣的。商務印書館發行的那兩小箱《林譯小說叢書》是我十一、二歲時的大發現，帶領我進了一個新天地，一個在《水滸》、《西遊記》、《聊齋誌異》以外另關的

世界。」

然而林紓的翻譯小說，其實並非有意為之，而是純屬偶然。那是1897年林紓中年喪偶，終日多愁寡歡，於是到福建馬江作客散心，有一天，有人把剛從法國歸來的王壽昌和魏瀚二人介紹給他，王、魏兩人在法國讀過小仲馬的《茶花女》，對這部小說交口稱讚，他們勸林紓把它「翻譯」出來，林紓接受了他們的建議。他們合作的方式是：先由王壽昌字字落實地說出法文小說原著的意思，林紓則在一邊握著他的毛筆迅速地用漢語把它編成文章，林紓這時用的是帶有桐城派風格的古文！據回憶，林紓在譯《茶花女》時，因他的夫人去世不久，所以每譯到傷

感處，林、王兩人竟會相對大哭，聲音一直傳到門外，弄得鄰居不知道裏面發生了什麼事。

《巴黎茶花女遺事》於1899年出版後，大受歡迎，一時洛陽紙貴，風行大江南北，人們稱之為「外國《紅樓夢》」。當時著名的翻譯家嚴復曾有詩曰：「可憐一卷《茶花女》，斷盡支那蕩子情」。林紓因此受到鼓舞，從此一發不可收，開始了他的「翻譯」生涯。

林紓從1897年翻譯《茶花女》開始，終其一生，所譯作品原著者清楚的有181種（有22種生前未刊），其中英國作家62名，作品106種（未刊5種）；法國作家20名，作品29種（未刊5種）；美國作家15名，作品26種（未刊10種）；俄國作家3名，作品13種（未刊2種）；希臘、德國、日本、比利時、瑞士、挪威、西班牙各國均作家1名，作品1種。上述翻譯作品中除少量社會科學著作、人物傳記、戲劇、雜說、寓言外，基本上都是小說，且多數是長篇小說。林紓向國人介紹的國外著名作家有莎士比亞、狄更斯、司各德、笛佛、歐文、雨果、大仲馬、小仲馬、巴爾扎克、易卜生、賽凡提斯、托爾斯泰、孟德斯鳩、哈葛德等。世界文壇上著名的《老古玩店》（林譯為《孝女耐兒傳》）、《艾凡赫》（林譯為《撒克遜劫後英雄略》）、《大衛·考伯菲爾》（林譯為《塊肉餘生述》）、《董貝父子》（林譯為《冰雪因緣》）、《九三年》（林譯為《雙雄義死錄》）、《堂詒訶德》（林譯為《魔俠傳》）、《湯姆叔叔的小屋》（林譯為《黑奴籲天錄》）以及《魯濱遜漂流記》、《茶花女》等都有林紓的中譯本，而且絕大部分都是最早的中譯本。

這樣一位名滿天下的翻譯家，但是說出來簡直令人難以置信：林紓本人竟不懂外文！一位不懂外文的翻譯家！他的翻譯方法是請一位懂得西文的人口譯，然後由自己「耳受口追」，用略帶桐城派風格的文言文筆述成篇。這種翻譯方法在中國古代佛典和明清之際的「格致之書」中已經出現，因此林紓式的對譯在世紀初並未遭到人們的反對。據目前所知與林紓合作的「口譯者」除王壽昌、魏易外，還有曾宗輦、陳家麟、力樹萱、王慶通、王慶驥、毛文鐘、李世中、嚴璩、嚴潛、林騶、陳器、林凱、胡朝梁、廖秀昆、葉于沅、魏瀚、蔡璐、樂賢共20人。其中參與小說翻譯的有18人，而合作作品較多的有魏易、曾宗輦、陳家麟、李世中等人。林紓晚年曾說過：「今已老，無他長，但隨吾友魏生易、曾生宗輦、陳生杜衡（家麟）、李生世中之後，聽其朗誦西文，譯為華語。畏廬則走筆之。」

王壽昌是林譯第一部小說《巴黎茶花女遺事》的「口譯者」，如果沒有他，林紓未必能走上翻譯之路，雖然他們只合作一部作品，但卻佔有極為重要的地位。其後與林紓合作最多的是陳家麟；而魏易與林紓合譯的歐美作品達50餘種，數量僅次於陳家麟，而「林譯小說」中諸多優秀之作，皆出其口譯。

魏易（1880—1930）字冲叔，其先祖為唐代魏徵之後，世居河南，於宋代隨同高宗南遷，曾獲賜御書「讀書人家」匾額。魏氏歷遷浙江餘姚、寧波，其後乃遷杭州。蘆溪公為魏氏遷杭始祖，在仁和縣經營米業，以勤儉起家，至今杭州武林門外尚有「米市巷」之稱。數傳至祖父魏笏，經洪楊之亂，損失慘重，家道因此中落。父魏灝，以功名獲四川重慶道道臺，不幸於攜眷赴任途中遇風覆舟殞命。遺三孤子：仲吾14歲，簡侯12歲，冲叔10歲。當時母親已先逝，賴母親陪嫁使女率領孤兒扶柩返杭，生活艱苦。使女目睹三位孤兒孤苦無依，拒絕離去，獨立承擔撫養之責。魏易初受舊式教育，出身書香門第，深受翰墨，中文造詣甚佳，十六、七歲時，聽見上海梵王渡學院（即聖約翰大學前身）不收學費，就決定去就讀。三年後，他大學畢業回到杭州，得遇林紓，兩人合作翻譯《黑奴籲天錄》。

《黑奴籲天錄》（*Uncle Tom's Cabin*，原名《湯姆叔叔的小屋》）是美國女作家斯陀（Harriet Beecher Stowe）所著一部流傳甚廣的反奴隸制小說。對於翻譯此書，魏易這麼說：「近得美儒斯土活氏所著《黑奴籲天錄》，反覆披玩，不啻暮鼓晨鐘。以告閩縣林先生琴南，先生博學能文，許同任翻譯之事。易之書塾，與先生相距咫尺，於是日就先生討論。易口述，先生筆譯，酷暑不少間斷，閱月而書竣，遂付剞劂，以示吾支那同族之人。」這書費時66天，在杭州求是書院內譯成。林紓曾一再表示其翻譯此書之目的：「余與魏同譯是書，非巧於敘悲以博閱者無端之眼淚，特為奴之勢逼及吾種，不能不為大眾一號。」可見林紓是想藉此來喚醒當時中國人民的愛國熱情，激勵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列強，拯救中國於「國將不國」之境。因此它不同於原著的寫作目的，這決定了林紓與魏易不可能字字對譯，它必然要刪減、增添、改寫來達到他們的翻譯目的。

《黑奴籲天錄》出版後，其影響力不亞於《巴黎茶花女遺事》。日本的中國留學生於1906年成立了名為「春柳社」的話劇團，就將《黑奴籲天錄》改編為一個五幕話劇，1907年在東京上演。1908年，「春陽」話劇團將其在上海上演。此外，譯本還被改編為詩歌、繪畫等等。正如原著被認為是改變世界歷史的16部作品之一，《黑奴籲天錄》也被認為是改變中國近代社會的100種譯作之一。

1902年，嚴復主持京師大學堂中譯書館，聘請林紓、魏易到館中為譯員，翻譯法國歷史《布匿第二次戰紀》和《拿破崙本紀》二書。同時魏易也擔任京師大學堂的英文教習。1903年，張元濟主持商務印書館編譯所，擬出翻譯小說叢書，以每千字銀圓六元的高酬向林紓索稿。自1904年起，林紓、魏易專為商務印書館譯小說。譯有狄更斯（Charles Dickens）著作五種——《滑稽外史》（*Nicholas Nickleby*）、《孝女耐兒傳》（*The Old Curiosity Shop*）、《冰雪因

緣》(Dombey and Son)、《賊史》(Oliver Twist)、《塊肉餘生述》(David Copperfield)，司各特(Walter Scott)著作3種——《撒克遜劫後英雄略》(Ivanhoe)、《十字軍英雄記》(The Talisman)、《劍底鴛鴦》(The Betrothed)，歐文著作3種、科南道爾著作7種、哈葛德著作7種、其他著作15種。

因為林紓「不審西文」，所以選什麼書來翻譯，是由魏易來負責，能夠選譯這些文學精品，也不能不佩服魏易的眼光。像對狄更斯的《塊肉餘生記》，林紓都自認為：「近年譯書四十餘種，此為第一，幸海內嗜痂諸君子留意焉。」而哈葛德的《迦因小傳》，原有楊紫麟和包天笑的譯本，但未能譯全，也是魏易的建議，林紓才重譯此書。

按照當今學院派翻譯家的看法，林紓與魏易的翻譯不無可議之處。有些批評家早已指出，所有的「林譯小說」都有訛譯、錯譯或大段刪節的地方。錢鍾書在〈林紓的翻譯〉一文中也曾指出，林紓不但喜歡刪削原文，有時還忍不住插嘴，將自己的意思或評語加進去。這時魏易常常會加以制止，我們看到魏易的女兒魏惟儀在〈我的父親——魏易〉一文中說：「林先生不太了解譯書必須忠於原文，不可隨意竄改，往往要把自己的意思加進去，自然不免有時會與父親發生爭執；結果林先生總是順從了父親的意見，僅將自己的想法寫在眉批裡。」這也是我們現在看到的書中林紓冠以「外史氏曰」的按語，是由於魏易監督的結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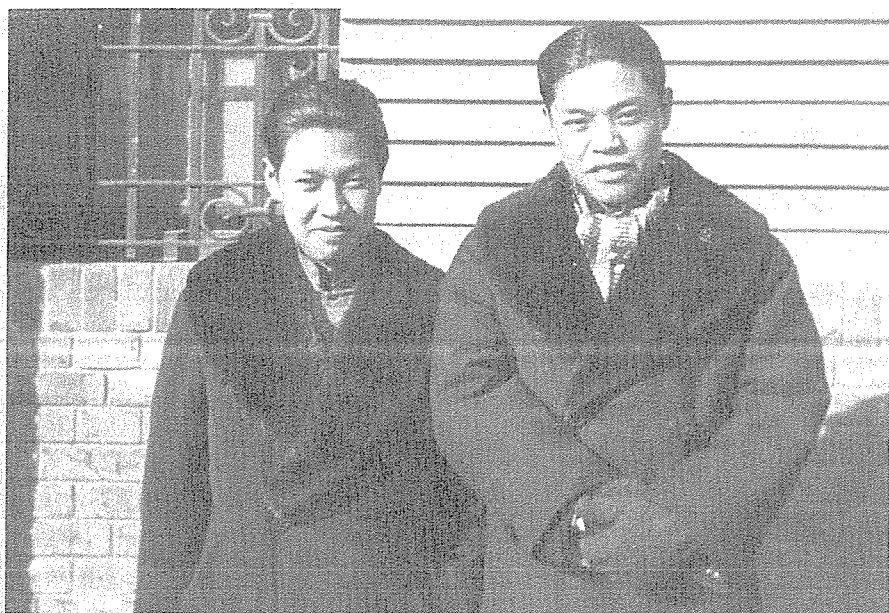
錢鍾書在指出林紓的缺點外，他說後來他重溫了大部分的林譯，發現許多都值得重讀。林紓對原作除了煩刪外，還有增補的作用，功力甚至勝過原作的弱筆或敗筆，得出「寧可讀林紓的譯本，不樂意讀哈葛德的原文」的結論。而名翻譯家高克毅更說「拿魏、林譯本來跟Nicholas Nickleby原書對照，我發現許多地方譯文流暢，簡潔而傳神，難怪英國翻譯大家韋理(Arthur Waley)要說林紓譯狄更斯的文字有去蕪存菁之妙。」

魏易在1909年後，放棄教師及翻譯的工作，轉入仕途，擔任大清銀行的正監督秘書，因此停止和林紓的合作。辛亥革命以後，他與北洋政府中首腦人物關係密切，蒙熊希齡先生賞識，在熊希齡組閣時，曾任秘書長，同時兼順直水利委員會主任委員多年。熊閣結束後，魏易棄官從商，改任開灤煤礦公司總經理。1930年死於咯血之症，年僅五十。

魏易在和林紓的長時間合作中，也提高了自己的文學修養。1913年他自己獨譯了狄更斯的《二城故事》(即《雙城記》)，此外還有法國作家勒東路易的《冰燐餘生記》、大仲馬的《蘇后瑪麗慘史》和歷史學名著《元代客卿馬哥波羅遊記》，都是在與林紓分手後譯出的。

魏惟儀(前駐美大使沈劍虹的夫人)說：「最使我們這些子女慚愧的是，由於八年抗戰顛沛流離，把父親的書全部散失，他的書多半是由商務印書館出版。戰後我們曾去購買，但發現

該館在閩北所藏舊書已全燬於戰火，父親的書於是成了絕版。三兄景蒙在世時曾到處託人搜尋，只覓得數本。在這兒我要向高克毅先生致謝，他曾為我們尋得《孝女耐兒傳》，並影印後寄與三兄。」不幸的是魏景蒙於1982年去世，高克毅在文中說：「可喜的是，這項任務現在有惟儀接過來積極推動。她和劍虹兄曾去中央圖書館請求協助。隨後由該館出版品交換處代為函詢，獲悉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書內，竟有林魏合譯小說18種；他如哥倫比亞、密西根、柏克萊加大等東亞圖書館，也各有兩三種不同的；現已用中央圖書館名義，請各該館代為製作縮影本。在此同時，我又從私家藏書借得兩部狄更斯小說的中譯本：《滑稽外史》和《冰雪因緣》。惟儀影印二書後來信告知，等各圖書館的縮影到手，再加上其他可靠的來源，這項進行多年的獵書記，僅差5種，就可以圓滿結束了。」據筆者調閱中央圖書館（現改名為國家圖書館）的館藏目錄，尚未尋獲的只剩4本是：魏林合譯的《埃司蘭情俠傳》、《花因》、《藕孔避兵錄》和魏易獨譯的《冰檠餘生記》。魏林的譯本終於在其子女的尋訪中，重回國人的眼前，這不能不說是不幸中的大幸了。



▲ 魏景蒙(左)及其兄。(蔡登山/提供)